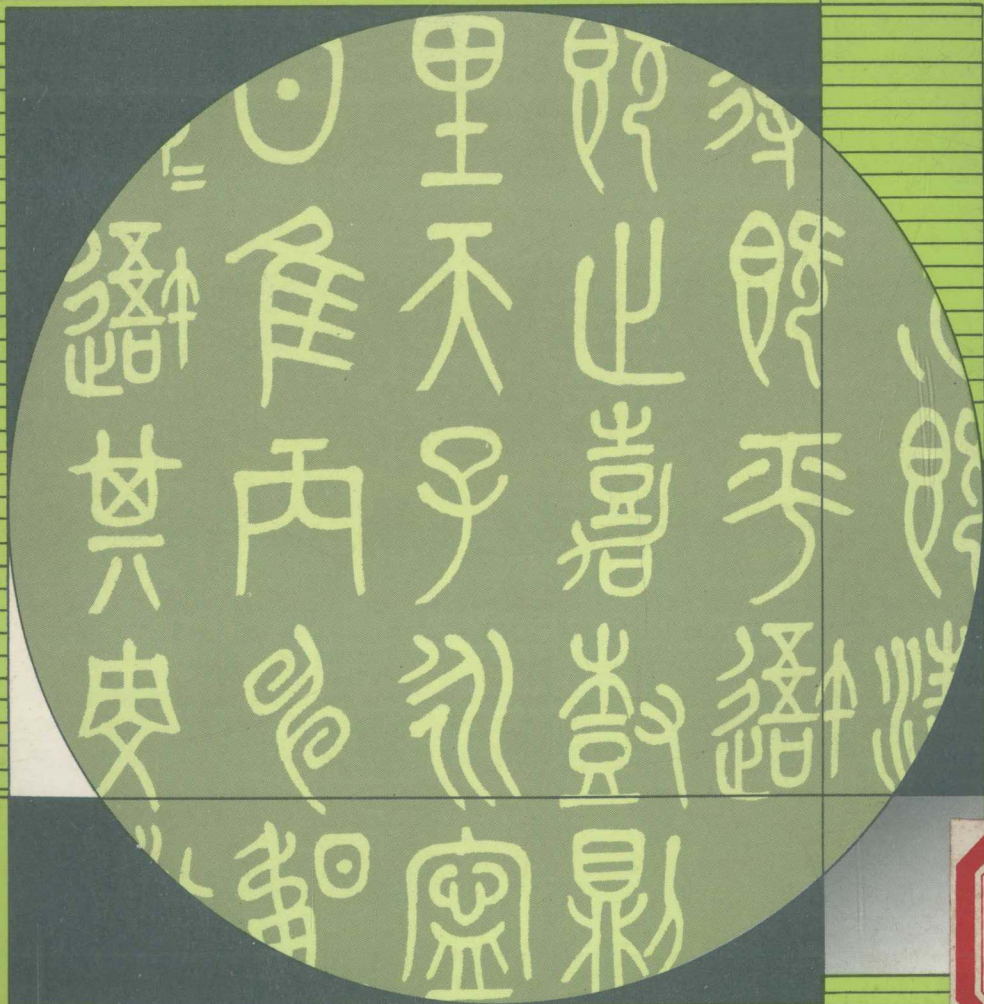


1書叢育教苑師

中國教育思想史

(份部秦先)

著 伍振鵠



行發苑書大師

伍振鶯著

中國教育思想史（先秦部份）

師大書苑有限公司印行

中國教育思想史（先秦部份）

定價：新台幣壹佰肆拾元正

著者：伍 振 鸞

發行人：陳 淑 娟

負責人：白 文 正

出版・發行：師大書苑有限公司

台北市師大路四三號地下樓

電話：（02）3927111・3913552

郵撥：〇一三八六一六一八

印刷：淵明印刷有限公司

永和市成功路一段四三巷五號

電話：九二八七一四五

出版登記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二一九〇號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初

弁 言

我國近代興辦新式教育，主要是由於形勢所迫；目的在於變法圖強，而手段則採取「師更長技」。因之，當時所設立的各級各類學校，在形式上固然是模仿歐美的制度，在內容方面亦都是移植西方的科目與課程。以大學教育系的課程而論，除「中國教育史」一科而外，幾乎所有的科目，不論名稱與內容，類多雷同於國外（主要為美國）的大學。其他院系，可能大致相同。百餘年來，鮮有改進。如此而欲修談學術獨立，雖非癡人說夢，恐亦是緣木求魚。

筆者濫竽大學教席逾三十年，講授「中國教育史」亦十易寒暑；常思爲此科目撰寫一適合之大學用書，惟以學殖謏陋，不敢率而操觚。雖然平時因教學與研究所需，偶有零星片段之論述，但閉門造車，管窺蠡測，多未付梓問世，以免重禍梨棗。就中有關中國教育思想先秦與兩宋兩部分，民國六十七年杪經偉文圖書出版公司印行，書名分別是「先秦諸子教育思想」及「兩宋理學教育思潮」，尙頗切合修習中國教育史學子及應考試者之需要。然以偉文經營方針改變，不予再版，坊間已無從購得。適師大書苑有意出版教育書類，因重加整理，略爲補充，並改正前此忽略

與疏漏數處，視顏與讀者重見，題名爲「中國教育思想史」先秦部份與兩宋部分。值此梓行前夕，略弁數語於前，僅誌其始末，非所以云序。

伍振鷺

丁卯
孟春

目次

弁言

第一章 緒論……………一

第一節 時代背景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節 諸子流派……………五

第二章 儒家（一）——孔子……………一五

第一節 孔子生平……………一五

第二節 學說要旨……………二〇

第三節 教育思想……………二五

第三章 儒家（二）——孟子……………五五

第一節	孟子生平	五五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二節	學說要旨	五八
-----	------	----

第三節	教育思想	六五
-----	------	----

第四章	儒家（三）——荀子	八一
-----	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	荀子生平	八一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二節	學說要旨	八六
-----	------	----

第三節	教育思想	九一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五章	道家（一）——老子	一九
-----	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	老子生平	一九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二節	學說要旨	二一
-----	------	----

第三節	教育思想	二七
-----	------	----

第六章	道家（二）——莊子	四五
-----	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	莊子生平	四五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二節	學說要旨	一四七
-----	------	-----

第三節	教育思想	一五二
-----	------	-----

第七家 墨家——墨子

第一節	墨子生平	一七三
-----	------	-----

第二節	學說要旨	一七六
-----	------	-----

第三節	教育思想	一八〇
-----	------	-----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時代背景

由春秋末年到戰國結束這段期間，通稱爲先秦時期。先秦時期是我國學術思想發展光輝燦爛的時代；在此期間，諸子之學風起雲湧，與西方古希臘文化，遙相輝映。爲甚麼諸子之學勃興於此一時期呢？因爲春秋戰國之世，是我國歷史上政治、社會及經濟各方面變動最劇烈的時代，而諸子則都是對於當時的情況思有以挽救的，於是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張。從學術的觀點來看，各家（諸子）的學說（主張）雖不相同，但這僅是手段或方法的不同，而不是目的不同；大家（諸子百家）共同的目的祇有一個，那就是救世，即所謂「務爲治」。因此諸子之學可說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。胡適認爲「那時政治那樣黑暗，社會那樣紛亂，貧富那樣不均，民生那樣痛苦。有了這種形勢，自然會生出種種思想的反動。」（中國古代哲學史）所持的便是這種見解。那麼，春秋或國時代的真實情況究竟怎樣呢？我們綜覽先秦諸子的著作及其他有關文獻片段的記載，大略可得出如下的印象：

(一)政治方面 春秋或國時期，是我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變局，實行了千餘年的封建制度，漸漸崩潰；天子無權，諸侯相互征伐；大併小，強凌弱；戰爭連年，兵革不休。孔子孟子對於這種情況，感慨最多：

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」（論語季氏）

孔子曰：「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逮於大夫，四世矣。」（同右）

孟子曰：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。」（孟子離婁上）

(二)社會方面 隨着封建制度崩潰，是人倫的敗壞與道德的墮落，孟子曾爲此而大聲疾呼：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（滕文公下）

原來倫理道德本是封建制度下宗法社會維繫力量的中心，但是這種力量首先便爲天下觀瞻所矚的共主平王所破壞了。因此，上行下效，便淪落至於孟子所說的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」的地步。此外，貴族階級的消滅，境內異族的同化，大都市的興起，交通的發達等，都是社會方面大的改變。

(三)經濟方面 由於戰爭的需要及供生活的享受，諸侯多橫征暴斂，榨取民財；而人民遂日益水深火熱，生活困苦。

哀公問於有若曰：「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」有若對曰：「盍徹乎？」曰：「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。」（論語顏淵）

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饑色，野有餓殍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（孟子梁惠王上）

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（同右）

同時由於井田制度的破壞，工商業興盛，有如漢書食貨志所謂：「壞井田，開阡陌，……王制遂滅，僭差無度，富人之富萬金。」與「及周室衰，……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；稼穡之民少，……商賈之民多。……富者土木被文飾，犬馬餘肉粟。……」貧富不均，以致凶年饑歲，便發生孟子所說的：「民之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」的現象。

（四）學術方面 古代學在王官，此時則私人講學之風大盛，智識遂下逮於平民；且在此期間，養士的風氣極為盛行，亦有助於學術的發皇。蘇子瞻六國論：「春秋之末，至於戰國，諸侯卿相皆爭相養士。」據史記的記載，當時「魏楚齊趙四公子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，呂不韋以秦之強，差不如，亦招士，厚遇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」而諸侯卿相對於賓客，更極禮重：

騶衍重於齊，適梁，梁惠王郊迎，執賓主之禮；適趙，平原君側行檄席；如燕，昭王擁彗先驅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，築碣石宮，身親往師之。（同前孟荀列傳）

（燕）文侯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。……趙王曰：「寡人年少，立國日淺；未嘗得聞社

祿之長計也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諸侯，寡人敬以國從。」乃飾車百乘，黃金千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繡千純，以約諸侯。（史記本傳）

他日，王謂時子曰：「我欲臣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萬鍾，使諸侯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，子盍爲我言之。」（孟子公孫丑下）

以上是先秦時期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及學術各方面的實際情況；其中尤以學術方面對於諸子之學的勃興，影響最深。最後，再引劉向國策敘錄所說的一段話，以對於先秦時期的情況作一綜合描述：

仲尼既歿之後，田氏取齊，六卿分晉，道德大廢，上下失序。至秦穆公，捐禮讓而貴戰爭，棄仁義而用詐譎，苟以取強而已矣。夫篡盜之人，列爲侯王，詐譎之國，興立爲強，是以傳（一作轉）相仿效，後生師之，遂相吞滅，并大兼小，暴師經歲，流血滿野；父子不相親，兄弟不相安，夫婦離散，莫保其命；潯然道德絕矣。晚世益盛，萬乘之國七，千乘之國五，敵侔爭權，號爲戰國。貪饕无恥，競進無厭；國異政教，各自制斷；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；力功爭勝，強者爲右；兵革不休，詐僞並起。當此之時，雖有道德不得施，謀有設之施，負阻而恃固；連與交質，重約結誓，以固其守。……

春秋戰國之世既有如此的時代背景，因之，「百家爭鳴」與「處士橫議」的諸子之學得以勃興，自屬事理之常了。

第二節 諸子學派

前面說過，先秦諸子之學乃時代的產物；但既經勃興之後，却派別紛歧，宗旨不一。其所以如此，莊子天下篇有精要的說明：首二句「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。」是說當時諸子學派之多，且各以其道爲最高；下文從「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」至「其運無乎不在」，是說古之道術爲諸子學說的淵源；其後「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，尙多有之。」是說東周中世以前的學術；再後「其在於詩書禮樂者，鄒魯之士，摺紳先生多能明之。詩以道志、書以道事、禮以道行、樂以道和、易以道陰陽、春秋之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。」所謂「鄒魯之士，摺紳先生」，卽指的儒家，所謂「百家之學」則指道、墨、名、法諸家；又云：「天下失禮，聖賢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，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口鼻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猶百家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，雖然，不該不偏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；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闔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；天下之人，各爲其所欲爲，以自爲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返，又不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；道術將爲天下裂。」以上爲全篇的總論。「道術」爲古代學術的總稱，卽所謂「古人之大體」；在諸子中，儒家能明六藝以教

人，其出爲最早；及道術分裂，於是百家紛起，各得其一，察焉以自好，雖各有所長，各有所用，而不該不偏，莊子稱之爲「方術」。接着下面分論各派；各派皆云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某某聞其風而說之。」自「不侈於後世」起，至「才士也夫」，評述墨翟禽滑釐一派；自「不異於俗」起，至「其行適至是而止」，評述宋鉞尹文一派；自「公而不當」起，至「雖然、概乎皆嘗有聞者也」，評述彭蒙田駢慎到一派；自「以本爲精」起，至「古之博大真人哉」，評述關尹老聃一派；自「苒漠無形」起，至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者」，評述莊周一派；自「惠施多方」起，至篇末「是窮響以聲，形與影競走也，悲夫。」評述惠施一派。莊子天下篇是我國詳述諸子學派最早的一篇文章；其評述諸子，僅舉人名爲標，尙無儒、道、墨……家之名。如以後來所稱家數加以區別，則墨翟、禽滑釐與宋鉞、尹文，皆爲「墨家」，彭家、田駢、慎到爲「法家」；關尹、老聃與莊周，都是「道家」；惠施爲「名家」；加上首段所謂的「鄒魯之士」的「儒家」，計有五家。他於墨、法、名三家，各有微辭；於儒道二家，均無貶語，尤於莊周推拒備至。不過這篇文章，很多人懷疑不是莊子自作的。

其後，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，引其父談的論六家要指之言，始明白採舉家數的名稱。首段爲總論；次就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，分別論述；其下更就所論分別解說。簡明扼要，極爲精到。茲節引其前半段於左：

易大傳：「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。」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爲治

者也；直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有不省耳。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，而衆忌諱，使人拘而多畏；然其順四時之大順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難盡從；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，列夫婦長幼之別，不可易也。墨者儉而難遵，是以其事不可偏循；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。法家嚴而少恩；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也。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；然其正名實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；其爲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因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……至於大道之要，去健羨，紬聰明，釋此而任術。夫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。形神騷動，欲與天地長久，非所聞也。

史遷折衷洙泗，而其父則崇尚道德；因之其論六家要旨，認爲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五家，各有短長，獨於道家，多溢美之辭。

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，據劉歆七略，論述諸子，於六家之外，又加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四家，共成十家。茲略其著錄的書目，錄其論述十家之言於左：

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；助人君順陰陽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；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，於道爲最高。孔子曰：「如有所譽，其有所試。」唐虞之隆，殷周之盛，仲尼之業，已試之效者。然惑者既失精微，而辟者又隨時抑揚，違離道本，苟以譁衆取寵，後進循之，是以五經乖析，儒學寢衰，此辟儒之

患。

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；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人君南面之術也。合於堯舜之克讓，易之謙讓，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爲之，則欲絕去禮學，兼棄仁義，曰獨任清虛，可以爲治。

陰陽家者流，蓋出於羲和之官；敬順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拘者爲之，則牽於禁忌，泥於小數，舍人事而任鬼神。

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；信賞必罰，以輔禮制，易曰：「先王以明罰飾法。」此其所長也。及刻者爲之，則無教化，去仁愛專任刑罰，而欲以致治，至於殘害至親，傷恩薄厚。名家者流，蓋出於禮官；古者名位不同，禮而異數，孔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」此其所長也。及激者爲之，則苟鉤鈇析亂而已。

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；茅屋采椽，是以貴儉，養三老五更，是以兼愛，選士大射，是以上賢，宗祀嚴父，是以右鬼，順四時而行，是以非命，以孝視天下，是以上同，此其所長也。及蔽者爲之，見儉之利，因以非禮，推兼愛之意，而不知別親疏。

縱橫家流，蓋出於行人之官；孔子曰：「誦詩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亦奚以爲？」又曰：「使乎，使乎！」言其當權事制宜，受命而不辭，此其所長也。及邪人爲之，則上詐諉而棄其信。

離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；兼儒墨、合名法，知國體之有此，見王治之無不貫，此其所長也。及蕩者爲之，則慢蕩而無所歸心。

農家者流，蓋出於農禩之官；播百穀，勸農桑，以足衣食。故八政一曰食，二曰貨。孔子曰：「所重民食。」此其所長也。及鄙者爲之，以爲無所事聖王，欲使君臣並耕，諄上下之序。

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裨官；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；致遠恐泥。」是以君子弗爲也；然亦弗滅也。閭巷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綴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。

以上是班固論述十家的意見，下面還有一段總論：

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，九家而已。皆起於王道既微，諸侯力征，時君世主好惡殊方；是以九家之術，讎出並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馳說，取合諸侯。其言雖殊，譬猶水火，相滅亦相生也；仁之與義，敬之與和，相反而皆相成也。易曰：「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」今異家者各推所長，窮知究慮，以明其指，雖有蔽短，合其要歸，亦六經之支與流裔，使其人遭明王聖主，得其所折中，皆股肱之材已。仲尼有言：「禮失而求諸野。」方今去聖久遠，道術缺廢，無所更索；彼九家者，不猶愈於野乎。若能修六藝之術，而觀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長，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。